

中国现代作家
手稿及文献
国际学术研讨会
论文集

上海鲁迅纪念馆编

本书系国家社科基金“《鲁迅手稿全集》文献整理与研究”课题(B卷)阶段性成果
项目编号 12&ZD167

中国现代作家手稿及文献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

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现代作家手稿及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/上海鲁迅纪念馆编. --上海:上海文化出版社, 2016. 3

ISBN 978-7-5535-0515-2

I. ①中… II. ①上… III. ①鲁迅著作研究-国际学术会议-文集 IV. ①I210.9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54494 号

责任编辑 黄慧鸣

装帧设计 汤靖

责任监制 陈平 刘学

书 名 中国现代作家手稿及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

编 者 上海鲁迅纪念馆

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

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

邮政编码 200020

网 址 www.cshwh.com

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×1240 1/32

印 张 11.75

字 数 250千

版 次 2016年4月第一版 2016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5535-0515-2/I·138

定 价 45.00元

敬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

电 话 025-82657300

目录

本书编委会

主 编
王锡荣

编 委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王晓东 冯 铁 乐 融 乔丽华
李 浩 吴美华 邱作健 施晓燕
秦海琦 高方英 符杰祥 缪君奇

责任编辑

乔丽华

目录

- 鲁迅手稿，研究些什么？——在上海鲁迅手稿研究会上的发言
陈漱渝 / 1
- 鲁迅周作人合译《神盖记》手稿研究
王锡荣 / 12
- 新见鲁迅致郁达夫佚简考
陈子善 / 29
- 从毕免午先生的一幅手迹谈起
张中良 / 36
- 鲁迅文学创作手稿与稿本问题辨考
符杰祥 / 43
- 《河南》杂志、鲁迅早期文言论文的历史、思想背景以及周氏兄弟心目中文学的使命
[澳]寇志明 刘云译 / 75
- 鲁迅与莫言之间的归乡故事系谱——以托尔斯泰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为辅助线
[日]藤井省三 林敏洁译 / 110
- 韩国知识分子对鲁迅印象的描写——以新发现的洪性翰《鲁迅印象记》为中心
[韩]朴宰雨 / 129
- 发现被涂去的文字“吾师藤野”之后——2011年9月25日后的起点
[日]佐藤明久 瞿斌译 / 155
- 现代手稿研究与作家手稿：从周梦蝶、王文兴到鲁迅的《奔月》
易鹏 / 163

- 叶维廉《移向成熟的年龄》：现代诗手稿中诗语言滤净美学
解昆桦 / 178
- 鲁迅手稿校勘四题——以《朝花夕拾》校勘为例
王锡荣 / 222
- 手稿“《蜚存选集》引言”的解读
乐融 / 239
- 鲁迅译稿《毁灭》——基本情况及其鲁迅校眷《关于〈毁灭〉》手稿
李浩 / 249
- “异国情调”与“中国化”：鲁迅所译的三篇契诃夫小说的翻译手稿研究
葛涛 / 266
- 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与盐谷温《支那文学概论讲话》的文本比对
施晓燕 / 281
- 《呐喊》《彷徨》增田涉手稿注译本研究
林敏洁 / 305
- 建立现代文学研究的“手稿学”
赵献涛 / 325
- 镜头下的重述——1957年香港影片《阿Q正传》考
王宇平 / 339
- “中国现代作家手稿及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”综述
乔丽华 / 357

鲁迅手稿，研究些什么？

——在上海鲁迅手稿研究会上的发言

陈漱渝

前一阵子一直在写纪念丁玲的文章，因为今年10月是这位杰出女作家诞生110周年，研究过程中有一些感触，就是中国文字的表达力实在是惊人，的确可以以一字断人生死。比如，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，直到1936年9月才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挣脱魔爪，奔赴革命圣地，受到毛泽东、张闻天、周恩来、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欢迎。对于这样一种飞蛾扑火般追求革命的行为，夏衍在1957年8月14日批判丁玲的大会上却质问道：“国民党特务为什么会那样随便地让她离开南京，这中间有没有条件，有没有任务？”一个“让”字，同一件事就完全改变了性质，丁玲奔赴陕北变成了执行国民党特务部门的派遣任务。还有一个例子，我记得是陈企霞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被非法关押了九个月零三天，事后有一位部门领导和执行人在回忆中轻描淡写地说，是让陈企霞在一间屋子里住了些时候。把“关”字改成了“住”字，一场漫长的政治迫害似乎成为请陈企霞在宾馆疗养了。

我由此联想到了研究作家的手稿，包括研究鲁迅的手稿。

研究作家手稿的意义何在？我们首先要了解鲁迅本人的见解。

大约是1935年间，翻译家孟十还得到了一本俄文图书，书名是《果戈理怎样写作的》，作者叫魏烈萨耶夫。鲁迅此前看过这本书的日译本，便建议孟十还据原文直接译出，并收入他准备编译的《果戈理选集》第六卷，附录在《死魂灵》第二部的残稿后面。鲁迅为什么特别重视这部苏联评论家的著作呢？因为这本书的第六章提出了一个论点，就是有志于创作的文学青年学习创作有两个途径：从大作家已经完成的作品可以领会到“应该这么写”，而从大作家的未定稿本中可以学习到“不应该那么写”。一般读者从定稿本中并不容易看出好坏，反倒未定稿本（即原稿）的修改痕迹是写作教学的实物教材，读者能从中知道文章哪些部分应该删削，哪些部分应该浓缩，哪些部分应该改写。鲁迅1935年把他的上述见解写进了《不应该那么写》这篇杂文，收入《且介亭杂文二集》。其实，鲁迅早就思考过这个问题。1927年在《三闲集·怎么写——夜记之一》中，鲁迅就说过，写什么是一个问题，怎么写又是一个问题。1931年在《二心集·答北斗杂志社问》中，他又介绍了自己的八条创作经验。不过，他认为这种“小说法程”“小说作法”之类的经验谈对提高写作水平不一定有效，反不如看作家修改的文稿来得切实。

作家的手稿常以三种形态呈现：一种是草稿本，一种是清稿本（包括作者助手的誊清稿本），还有上版付印时的上版稿本。在这三种文稿中，作家本人书写的草稿本当然最为重要，因为它不但是最重要的文物，而且还可以从作家的修改、增补、校订中了解作家的心路历程和作品的形成过程。像鲁迅辑校的《会稽郡故书杂集》，既有散抄手稿，又有整理完后的重抄手稿，还有一份木

刻印刷前的付排抄稿。鲁迅辑录的《古小说钩沉》也有草稿本多种和最终的定稿本十册。鲁迅辑校《嵇康集》历时 20 年，校勘十次，留下了三种抄本，五种校勘本，十二页校本，直至 1932 年 3 月才“清本略就”。

不过总的说来，鲁迅现存手稿修改痕迹并不多见，我们进行校勘时所做的多为规范标点和异体字的工作。原因之一是鲁迅动笔之前习惯于打腹稿，字斟句酌，经常迟疑不敢下笔。他书桌前那把旧躺椅就是他打腹稿的地方，饭前饭后都在那里构思，以至于影响了消化，加剧了他的胃病。“静观默察，烂熟于心，凝神结想，一挥而就”，这十六个字很切合鲁迅的创作过程。原因之二是鲁迅向来对自己的手稿不珍惜，随写随扔，甚至流散到街头被小贩用来包油条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手稿，很多是誊清稿。比如鲁迅拟编《集外集拾遗》时，就从原报刊上抄录了一些文稿。这种手稿只能偶见字、句的修改，基本上没有整段整页的删改。鲁迅手稿的书法虽然极具审美价值，但从研究作家的心路历程和构思过程来看，可供挖掘的地方并不很多。据鲁迅博物馆资料部统计，鲁迅著作手稿保存下来的有 350 篇，1916 页，约占鲁迅创作总量的四分之一，其中比较完整的是《朝花夕拾》《故事新编》——这个功劳应该归属于珍视鲁迅手稿的未名社。还有《两地书》的三种手稿，现均已重印出版。遗憾的是，《朝花夕拾》中有三篇手稿散失，《故事新编》的《补天》一文中许广平的手抄稿。鲁迅名著《阿 Q 正传》的手稿，现存只有一页。鲁迅杂文手稿中，也有代抄稿。鲁迅自作诗稿共有 5 首，抄录 28 首。鲁迅将自己的诗作

《自题小像》书赠中外友人，个别字有改动。《汉文学史纲要》是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的讲义，现存手稿 41 页，每页 22 行，每行 26 至 28 字不等，也有修改处，值得研究。

鲁迅杂文手稿现存 167 篇，有不少重要文章，如《死》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〉小说二集序》《门外文谈》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等。其中有多重研究意义的是由冯雪峰起草、鲁迅修订的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》。这篇文章全文共 15 页稿纸，其中 4 页 1500 字是鲁迅的手迹，其余部分是整理者冯雪峰的笔迹，但也经过鲁迅的修改。对于这份手稿，朱正先生和日本的丸山昇先生都有研究力作。站在今天的高度，当然还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。被编辑修改和被国民党检察官删削的文稿也值得研究。鲁迅概括说，编辑的改动主要是为了去掉些有政治忌讳的字句，但文气上下还能连贯（比如《论秦理斋夫人事》），但检察官则是胡删乱改，不管文气能不能上下连接（如《过年》）。这种情况在《准风月谈》《伪自由书》《花边文学》中多有出现。

1981 年 6 月朱正先生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《鲁迅手稿管窥》，虽然只点评了十二篇文稿，但我觉得精华部分已经被他“窥察”得差不多了。要想有大突破，恐怕需要下大功夫。鲁迅还保存了几本书的校样，如《且介亭杂文二集》（18 页），《萧伯纳在上海》（82 页），《花边文学》（88 页），我没有翻阅过，其中如有校改笔迹，也应该纳入手稿研究范畴。

鲁迅手稿中还有两个特殊部分，一是日记，二是书信。日记手稿共 2204 页（包括书账）。从 1912 年 5 月 5 日起，至 1936 年

10月18日止，其中1922年的日记于1941年被侵华日军抄走，至今下落不明。鲁迅日记的行款格式，我感到是受到了日本的影响。我见过日本上世纪初印制的日记本，形式设计跟鲁迅日记差不多。鲁迅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，隐含着很多他本人的生活密码，值得破译。但这是就鲁迅日记本身的内容而言，单从手稿的角度并不能看出多少修改的痕迹。鲁迅书信手稿现存1388封，2175页，也只占全部书信的四分之一。其中最具研究价值的是《两地书》，早已有人出版了研究专著，要想在整体上突破恐怕连他自己也很费力。鲁迅书信手稿中还有日文书信七十多封，用日本汉学家竹内实的话来说，就是“一丝不苟，恳切周到”，只有个别处有改动，如鲁迅1934年12月29日致增田涉信，将“为出版物写点文章”改为“为报刊写点文章”，这是特例。

众所周知，作家研究的基本依据就是文本。但文章在流传过程中常有增删、脱误、改写，导致了不同版本的优劣精粗之分。因此，要通过校勘形成一种善本，就必须有可靠的依据，绝不能以意为之。那么鲁迅著作要形成一种原典文献版本，校勘时到底应该以什么作为底本：手稿？初版本？或其他善本？

在现行的鲁迅著作单行本中，有些版本堪称善本，比较明确，比如1930年1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《呐喊》第13版，鲁迅在付印前亲自改正误植45处，又抽去《不周山》，成为《呐喊》的定本。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当然应该以1935年6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第10版为依据，因为这一版是这部专著的最终定稿本。鲁迅后期杂文的单行本版次不多，很难确定哪种是善本。不过有些杂

文集出版后被查禁，再版时有删削，如《二心集》变成了《拾零集》，当然其初版就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。《花边文学》《且介亭杂文》等书的初版本恢复了原载报刊上很多被国民党当局砍删的文字，也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字狱史的重要资料。

可以断言，鲁迅著作的初版本虽然具有版本价值，但并不一定是善本，不能把初版都作为校勘的底本。比如鲁迅的杂文集《热风》，是几个青年朋友如王品青、李小峰等帮他收集编定的，初版本出现了一些硬伤。《随感录》三十九至六十五，都是鲁迅1919年的作品，但《热风》初版都列在1918年项下。《随感录五十六——“来了”》是鲁迅早期的一篇重要杂文，原刊中有一句：“列宁主义不消说是过激主义了，然而我们这中国的残杀淫掠，究竟是根据着什么主义呢？”初版本把涉及中国的这二十三个字统统删去了。现在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校勘时依据的是初版本，而不是依据初刊此文的《新青年》第6卷第5号，我不能判断这种选择是否正确。《野草》的初版本也出现了问题，封面出现了“鲁迅先生著”这五个字。“先生”二字是编者妄加的，鲁迅认为不合常规，无法赠人，直到第三版才略去“先生”二字。更为重要的是《野草》前六版均删去了《题辞》，不知是书店所为，还是当局所为。重印本有些经作者审定，要优于初版，但也有些反比初版多几个错字，这是鲁迅本人说的。

那么所有的手稿是否都能作为校勘的对本呢？恐怕也不行。有些手稿上文字优于通行本，如《坟·题记》中谈到编选这本书的缘由，“说起来是很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”，手稿为“说起来是

很没有道理的”，当然是后者优于前者。有些则差不多，比如同一文说是为了把文章篇幅拉长只得“生凑”，手稿为“硬凑”，其实“生”与“硬”是同义词。有些一字之差，其实是两个意思，比如同一文中的“那编辑先生”和“那时编辑先生”就是两个概念，通行本的“那”是特指某编辑，而手稿中的“那时”是指出版界的一种时尚，如不能确知作者的本意，校勘者难免见仁见智。既然原报刊、初版本、再版本和手稿各有短长，校勘时就不妨采用一种“择善而从”的汇校法。不过采用这种办法也有风险，如果校勘者目光如炬，那就有可能校出一种优质的原典文献版本；如果校勘者目光如豆，那就可能违背作者初衷，误导当今读者。

现在我想把话题转向鲁迅译文手稿。我曾多次说过，不研究鲁迅译文，鲁迅研究就相当于跛了一条腿，我们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就不会全面。研究鲁迅译文手稿，是研究鲁迅翻译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。据我理解，翻译就是把原著（亦称为“语源之本”）从文字上转换为“译入语文本”，使之能供其他国家的读者阅读。评价翻译水平的标准，不只是简单地看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词句是否能够对应，也就是常说的“翻译对了”或“翻译错了”，而且还要考察译者对原著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的审美把握是否准确，看译本能否符合其他国度读者的阅读习惯。这就不仅要求译者能吸纳原著的语言信息和美感因素，而且还要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一种创造性的转换和再造。

在翻译领域，相对简单的是技术性的翻译，文学翻译则是一种十分艰难的工作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完全达不到终极目标的事

情，所以有人认为文学是不可能忠实翻译的。鲁迅的翻译宗旨，不仅是力图从域外运来提供“奴隶起义”的军火，而且还想尝试通过外文严谨的语法改变中国人模糊的思想方式，使之趋于精密。这是一种更高的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。

据翻译界前辈戈宝权先生统计，鲁迅一生翻译了14个国家近一百位作家的作品，印成了33个单行本，总字数超过了250万字。但鲁迅绝不可能通晓14个国家的语言文字，他精通的仅仅是日语，其次是德语和英语。他的大部分译著都是根据日译本转译的，因此日译本的失误也就必然株连鲁迅，像鲁迅早期的译本《月界旅行》《地底旅行》《造人术》不仅内容文字跟原著有很大出入，甚至连原著的作者都弄错了，用句北京俗话说，就叫“吃了挂落”。

鲁迅的译文手稿现存39种，1493页。主要有《小约翰》《毁灭》《死魂灵》三种：《小约翰》121页，《毁灭》360页，《死魂灵》601页。还有一些零星译稿。

跟研究鲁迅创作手稿一样，研究鲁迅译文手稿，并不是研究译文本身。我这样说，绝不是认为研究鲁迅译文本身没有学术价值，而是如果研究重点被置换，那鲁迅译文手稿研究就变成了鲁迅译文研究，手稿研究的特色就被淹没了。我最近拜读了李浩先生的阶段性研究成果《鲁迅译稿〈毁灭〉》。我感到这是一篇力作，以我的学术功底，写这样的文章是很吃力的。他的文章揭开了《毁灭》手稿的面纱：原来上海鲁迅纪念馆保存的《毁灭》译稿是一份送到大江书铺付印的誊写稿，因此从手稿本身看不出鲁迅如何以日译本为底本，又据英译本、德译本参校的情况。李文介绍

了《毁灭》的翻译出版过程，特别是通过冯雪峰论文中有关《毁灭》的引文跟鲁迅译文的对照，说明鲁迅对日文的理解比冯雪峰准确，译文比冯雪峰流畅。至于鲁迅对译文的润饰，手稿只显示了一处，即把原作者“法兑耶夫”改译为“法捷耶夫”——后者更接近俄文发言，因而也更正确。我这样说，并不是认为李浩的文章有什么缺点。他的研究只能从现存鲁迅译文手稿的现状出发。是否可以说，鲁迅译文手稿可供研究的资源并不很多，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。

由于工作的关系，我曾组织人力对《鲁迅全集》和《鲁迅译文集》校勘过多次，发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《鲁迅译文集》中存在的问题其实还很多。虽然孙用先生校勘鲁迅译文的单行本时，几乎每本都订正了上百处错误（包括标点），但由于译文手稿的流失，仍然存在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。比如《月界旅行》一书中说阿兰陀号汽船10月22日由法国烈伯布耳启航，10月22日到达了美洲。显而易见，启航日期应为10月2日，否则一艘船何以能一天之内就从欧洲抵达美洲？像这种误排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《鲁迅译文集》一仍其旧。类似的错误还有不少，如《现代日本小说集》将“潸然泪下”排成了“潜然泪下”，“敬谢不敏”排成了“敢谢不敏”；《死魂灵》中将“不道德的戏文”排成了“不道德的剧文”；《域外小说集》将“新闻中曰”排成了“新报中阅”；《现代小说译丛》中将“医生那时”排成了“医生那空”。但更多的情况是《鲁迅译文集》中的有些文字跟单行本虽有出入，但含义相近，难分对错优劣。如《苦闷的象征》

中的“混乱”单行本作“混杂”；《工人绥惠略夫》中的“混入”单行本作“混进”，“很分明”单行本作“非常分明”；卢那察尔斯基《艺术论》中的“富饶”单行本作“丰饶”；《一天的工作》中的“觅求”单行本作“寻求”；《十月》中的“登记处”单行本作“登录处”；《毁灭》中的“讨厌”单行本作“厌烦”。另一种情况是，《鲁迅译文集》中的文字跟单行本中的含义完全不同，必须联系上下文，或者找出其他的确证，才能判定正误。如译文集中的《一个青年的梦》“买给他”，单行本作“卖给他”；《爱罗先珂童话集》中的“胡蜂”，单行本作“蝴蝶”；《罗曼罗兰的真勇主义》中的“和村农”，单行本作“和农村”。这些问题如果能通过译文手稿的研究解决一部分，可谓功莫大焉。

鲁迅对他人译文的校订，也是研究鲁迅翻译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。现存周作人译《神盖记》11页、李霁野译《黑假面人》56页、韦素园译《外套》59页、任国桢译《苏俄文艺论争》71页、瞿秋白译《海上述林》668页，理应纳入我们研究的范畴。

鲁迅手稿中还有一些其他部分。据鲁迅博物馆资料部统计，鲁迅辑校古籍85篇，8136页；后编成《鲁迅辑校古籍手稿》一书，共分六函，从1986年至199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，内收鲁迅辑录校订的古籍48种，包括大家熟知的《嵇康集》《唐宋传奇集》《古小说钩沉》等。其中最具研究价值的是《嵇康集》，因为历时20余年，校勘10次，鲁迅亲笔校勘本5种，另有校文12页。1931年鲁迅的定稿本共十卷，鲁迅手迹两卷，后八卷为许广平续抄。《古小说钩沉》写定本共十册，500页；另有四册底

稿，59页，其整理过程也值得研究。有些古籍是他人辑校的，如章川岛校点的《游仙窟》，但其中也有鲁迅的很多校注。据章川岛说，鲁迅为此书所花的劳动并不比他少，因此应与鲁迅辑校古籍同样看待。鲁迅辑校石刻879篇，3679页。1987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了一部《鲁迅辑校石刻手稿》，共三函，十八册，其中鲁迅摹写的石刻原文具有书法鉴赏价值，其眉批、夹注、案语极具研究价值。鲁迅做金石目录时专门做了《伪刻坳》，说明他在辨伪上下了一番功夫。整理拓片时留下的文字有修改痕迹，如将《六朝墓志目录》修改增删后改名为《六朝墓名目录》，这其中也隐含了鲁迅的研究心得。北京鲁迅博物馆还保存了一些鲁迅的笔记手稿，如留学日本仙台医专期间的《医学笔记》和听章太炎讲课的《说文解字》笔记。《医学笔记》已与日本东北大学进行合作研究，研究价值主要是反映日本当时的医学教学状况；《说文解字》笔记已与其他章门弟子的听课笔记汇总出版。鲁迅博物馆还保存了鲁迅收藏的汉画像600张，但我认为那是鲁迅收藏的文物，虽然应该研究，但基本上不属于鲁迅手稿研究范畴。

最后补充一个建议：鉴于目前拍卖市场常拍出天价，导致鲁迅手稿的赝品常有出现，而且作伪者的气焰越来越嚣张，手段越来越拙劣，希望将鲁迅手稿辨伪列为“鲁迅与手稿批评理论建设”的一项内容。

2014年8月15日

(本文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原馆长。)